

#87

263067

莎恭達羅

印度迦里陀羅原著
朱名區由世界語重譯



莎恭達羅像

汕頭市立第一小學校學生略讀叢書之五

目 錄

莎恭達羅像

『請允許我嘗嘗你芳唇上的甘露，我的美人』

世界語本原敘

關於「莎恭達羅」

第一章 遇 艷

第二章 廢 獵

第三章 訴 情

第四章 離 鄉

第五章 忘 盟

第六章 憶 舊

第七章 重 圓



莎恭達羅：像

442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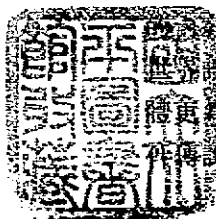
『請允許我嘗你芳唇上的甘露我的美人』

世界語本原序

迦

里陀薩是印度最著名的詩人。他生於公元六世紀間。其抒情詩及劇曲在各地早已膾炙人口，而其劇曲之最負盛名者却惟「莎恭達羅」與「奧瓦賽」。有人以為作者還有一種著名不次這兩種之著作「馬拉夷迦與亞尼迷特拉」。總之，迦里陀薩創作的時期，亦即為古代印度文學之極盛時期。

這本小冊子不是由他的劇曲譯出，僅用小說體依照劇曲內容用世界語闡述出來而已。要求平民化的傳佈，亦就是世界語學者的傳佈。那末，用小說體敘述出來，或者比劇曲體更為受人歡迎誦讀吧。因此我希望偉大的讀者們，對於這件傳說能夠尋出那原本的劇曲的忠實的移譯來。



代 序

關於『莎恭達羅』

朱 名 區

——讓我自己來介紹一部著名的世界語文學——

『莎恭達羅』的世界語本，是寰宇文學叢書中的一種，現在已經算是譯出了！這部剝曲的梵文原本和英文譯本，我都不管看過；但就世界語譯本來說，牠的高超的描寫和輕妙的句子，都使人處處感到『美的表現』來。在這部偉大的傑作裏面，我們已夠深切地認識世界語文學的真價值了！

『文學的國際化』問題，到現在已經得到相當的解決了。全世界著名文學家，如託爾斯泰，羅曼羅蘭，蕭伯納等，都

承認世界語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鎖鑰。不用說，許多弱小民族的作家，其作品在英法德各種文字所不能見到的，在世界語就可以見得到。所以各弱小民族的作品，常賴世界語之介紹，不致湮沒不彰，而使讀者得有深切之認識與鑒賞之機會。即如各國艱深難讀之古籍非平民所能閱讀鑒賞者，一經世界語之介紹，即成爲傳播全世界之平民讀物。一方面因世界語構造之優美，運用之靈活，故世界語所譯之作品，不獨不減原書之精彩，且有時比原書更增多美的因素；爲原書生色不鮮。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我所譯的這本『莎恭達羅。』

『莎恭達羅』的中文譯本，據『曼殊遺集』說，曼殊曾由英文本翻譯過，可是現在已經看不到蘇氏的譯本了。（二十二年有王維克譯劇曲本世界書局版）像這部大著作，如果不邊譯來介紹於國人，那真無異拋棄無價的寶藏了！所以現在我冒險地來把牠譯出。雖滄海一粟，爲量甚微；但對於我國文學界之貢獻，或者不無小補罷？

現在我把這部巨著的作者迦里陀薩的事畧和『莎恭達羅』的內容向讀者介紹一下。

迦里陀薩是中世紀印度的詩聖，其最著名的著作有三部劇曲：第一就是本篇——『莎恭達羅』；第二部就是『奧瓦賽』；第三部就是『馬拉威迦和阿尼迷特拉』。迦氏在歐洲文壇被人推崇爲印度的莎士比亞。他的劇本表示出印度古劇之最純潔最崇高的藝術方式。他毫不像別的作家之受外來影響；而是

完全站在獨立的地位上，以純粹的古典形式，表現出古時的生活與思想。

至於本劇的事實是這樣：一個少年國王行獵林中，來到一個隱士的村落，村中有一位美麗若仙的少女『莎恭達羅』，其父為有名的聖隱士，其母則為一仙女，國王一見這個少女的美貌，不禁起了愛心。莎恭達羅對於他也動情了，他們遂秘密結了婚。但國王不久因有要事急要回國，遂留下一個戒指給她而去。她終日夢想着她的丈夫，疏忽了敬禮一個大聖人，那個大聖人大怒，遂咀咒道：國王將不再認識她的臉。後來又說，如見了戒指便可復相見。大聖人的咀咒實現了。莎恭達羅巡禮時失去了戒指，為魚所吞，她帶了孩子到王宮來，國王不認識她；後來有一個漁夫復得了那個戒指，國王的記憶才回復過來，承認了莎恭達羅為后。這戲劇是印度戲劇藝術的頂點，寫的是英雄的神似的人物，而非人民的實際生活，其中辭藻至為繁縟。其原本為梵文，乃非一般人所能懂。本書由世界語譯本譯出，而世界語譯本則由該劇曲的歷史的傳說用小說體裁和平凡的字句記述下來，使艱深難懂的著作，得到更平民化的機會，而我人亦得飽嘗印度文學之一樹了。

為了使讀者更明白起見，其餘兩部曲的事畧畧述於下：『奧瓦賽』共有五個短幕，寫的是一個仙女奧瓦賽的歷險；她為惡魔所困，虧得她的情人一個英雄的國王，把她救了。『馬拉威迦和阿尼迷特拉』是敘述一個國王『阿尼迷特拉』不管

他二后之反對而與宮中的女侍「馬拉威加」戀愛，終於娶了她，而得二后之承認。這就是莎恭達羅之外的其餘兩部劇曲的事實。

第一章

遇 艷

『**停**手！不要殺死牠！』

「哈士丁拿布拉」國王「哆斯耶達」正在彎弓搭箭的待射去。他是在瞄準一隻從他面前飛奔過去的羚羊。那羚羊是飛奔向那廣袤的曠野那邊去。這只被追的獸像飛騰一樣，牠的足幾乎沒有觸地。但是王的馬亦同樣的疾奔——這馬是全國中最迅速最耐性的。

『誰叫我停手？』王向他獵車的引導者問。『我沒有看見誰呢。』同時他放下他的弓來了。

『我王陛下，彷彿是隱士們在向我嚷着。在這里，你看！』

『真的，我看見他們了。他們在那邊走向我們這裡來。快快制止坐騎，不要前進。』

三個男人，穿着山林隱逸的峨冠博帶，逐漸走近國王的車這邊來。他們之中一個最有年紀的，是一個可敬的老人，他舉手行禮。

『我王！』他說。『那羚羊是從隱村裏出來的。不要殺牠罷！你把弓矢射這秀美的軀體，正如擲火在那芳花的花球上面一樣。你之帶武器原是要保護弱小者和被壓迫者，並不是爲了要戕殺那無罪的生物啊！』

『你的話是對的』，王把弓矢放在箭袋裏回答道，『我已經遵教了。』

『願天降福於你，你是保羅民族之光！』隱士善頌善禱地說。『婆羅門將預給你以統治世界的兒子！——但是現在假如你歡喜，請走入那瑪連里河岸那邊的隱村，做我們的佳賓吧！』

『那里是誰的隱村呢？』

『那是迦諾華丈的。可是他不住在那里。他是去梭瑪退特的聖浴場巡香去，替他的女兒，莎恭達羅洗脫那威脅她的歹苦的命運，他委託吾們在這個時間內接待佳賓。』

『啊！迦諾華的隱居所！』王突叫起來。『我好久想要拜見這個賢人了！爲了請她把我的敬意告訴她的父親，我要去謁見他的女兒了！』他於是和這幾個繼續趕路的隱士們告別，吩咐獵車的引導者驅車向那隱村的聖林來。

這里彷彿是仙境，曠野秀麗得像真的花園一樣。

車已經到聖林了，國王吩咐停車。『我們鱗鱗的車聲，得得的蹄聲，喧闐地來騷擾這聖地的安靜，正像我們輕狂的走入這穿着驕誇的服飾的聖地一樣失禮啊。所以這東西拿去吧！』於是他把他的服飾和武器交給隨從。『我希望不久就回來。這時間內即把馬背潑濕吧！』

於是國王像平民一樣謙卑地走入聖林裏去了。他走入隱村的第一步，便覺得右腕強有力地抽筋着。他有點驚異了。因為照習慣來說，這是人們尋見愛人的徵兆。但是在這神聖的地方祇有虔誠的修行祈禱和工作。在這剛紀河岸傍邊象城中爲什麼藏有可爲「哈士丁拿布拉」國王「哆斯耶達」——那高貴的保羅族之驕子的愛人的女子呢？但是，誰會知道呢？命運之路是常常奇怪的——各處門戶都洞開着好像預先迎人似的。

綠色樹亭後面誰在談話呢？那是少女的柔聲。

那邊她們來了，一，二，三個處女，她們穿着孛蘿之寬衣；秀髮間插着花卉，她們手間拿着灌溉嫩樹的灌水器。

「哆斯耶達」王躲在樹幹後面，細觀那些女子們。他們真的是可愛，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國王後宮還沒有一個這樣美麗的美人呢。

『我好像花園裏依松的蕩蘿步步向上一樣了。』哆斯耶達自言自語着。『一個美麗過一個，她們是誰？尤其她們中那一個，比素馨花還纖麗得多呢！』

那女子，國王以爲「比素馨花還纖麗得多」的女子，已經漸漸走近來了。

『來這裏吧，女朋友們，來這裏吧。』「安娜素」『擘連娃達』！』她低呼看。

那女朋友們跟她來了。她們中那一個名字叫做「安娜素」的說：『靜聽吧，莎恭達羅！我以爲可敬的迦諾華愛這隱村的樹木比愛你更甚呢，因爲他叫你去幹這灌溉樹木的粗重工作。』

『啊』另一個說，『我很歡喜做這工作，我不僅順從父命而幹這工作，而且我愛我的樹木正像愛我的姊妹一樣。』她說着從那水壺的長嘴傾出水來灌溉在那樹木旁邊。

對了，這女郎是叫做莎恭達羅。她可就是迦諾華的女兒麼？她做他適性的事比去度她隱士的生活還要更好呢。是那違反自然、滅泯天性的賢人，其舉動正如把水玫瑰的邊緣去劈開那燃薪一樣的不當啊。

『親愛的女朋友』莎恭達羅喚安娜素。『擘連娃達把我的寬衣束得太緊了，那是很障礙着我，請你替我寬鬆一點罷』！

『好』，安娜素如命替她解鬆。

『奇爲什麼責備我呢？』擘連娃達說。『你應該責備你青春的力使你的胸前膨漲呢。』

國王對她的話暗表同意。然而，那寬裕不足以顯示她的美、處女之軀穿她，正如一朵嬌豔的花，被生在牠上面的焦

黃而捲曲的葉所障蔽 樣。

『亦，孽連娃達！』莎恭達羅不注意她女友最後說的那句話，她叫着：『你看那迦娑拉樹好像用牠的枝來招致我們一樣：我們去看牠罷！』她說着走向那邊來。

『聽吧 莎恭達羅！』孽連娃達說『立刻停步，不要移動。當你站在迦娑拉樹旁邊的時候，那樹的樣子，正像給葛蘿在擁抱一樣呢。』

妖嬈女啊，你真名稱其實！（「孽連娃達」PRIAMUADA 就是「妖嬈女」FLATULINO 的意思。）

『然而她是不錯的，』國王在躲着的地方想，『她的雙臂好像是交抱的花枝，而她的青春是最可驚異的花。』

『看吧 莎恭達羅！』這是安娜素說，她注視着她那女友告訴她以素馨花園繞芒果樹的事情。『這里你完全忘記那素馨花，本牠的志願去選擇那芒果樹好像選擇夫婿一樣！』

『我豈是忘記牠麼？啊，請你看吧；那一對情人——素馨花和芒果樹——剛正結婚呢。素馨花正在開她的花，而芒果樹亦正在茁壯的芽呢。』

她對這造物的奇跡看了很久而且驚嘆着。她的女友孽連娃達突然笑起來了。『亦有想像到，莎恭達羅看了這素馨花而有所思麼？』她向安娜素說。

『唔，你是說什麼意思呢？』

『她在想那「素馨花」找得到佳婿，我為什麼不替自己找那畫眉快婿呢？』

『啊，』莎恭★羅說，『你自己才會這樣想呢！』

在這同一的瞬間她忽然驚駭地嚷着。那是什麼一回事呢？蜜蜂正坐在素馨花上。當莎恭達羅灌水在芒果樹旁的時候，水滴正滴在牠的小軀體上，牠突然飛起來了，而且正朝着這女郎的面膀飛來了。

『看呀！』國王哆斯耶達想，『我羨煞那隻小蜜蜂了，牠在她那耳畔嗡嗡，正像在告訴她那甜美的祕密一樣。牠把牠的小翼正在輕撫着她微顫着的睫毛。她把她美麗的眼睛在牠後面張望着，時左時右，正如她對她的情人媚獻眼波似的，雖然她完全未墮情網。』

莎恭達羅要試嚇走那小昆蟲，她就用手拍牠，可是牠亦不肯放鬆她呢。

『幫助我啊，女朋友們！』她半驚半笑地說『這多事的東西不肯離開我呢！』

『哈哈，你亦有懇求我們幫助你去反抗強徒的一回嗎？摩連娃達笑着，安娜素亦一起在笑着。『保護這隱村是國王的事呢。』』

『我要見她們的適當時候到來了！』國王想。『但是不，我不願意告訴她們說我是國王，然而我向她們談話罷！』

莎恭達羅逐開了那小昆蟲，漸走近哆斯耶達躲着的地方來，但是那蜜蜂還在追迫她，現在國王從樹後迅速地出來了。

『誰，在這保羅族的驕子正統治着富饒的山河裁判惡人

的時候，誰個惡徒敢冒險來壓迫無辜的女隱士呢？」他說着張目四望，好像在尋覓什麼惡徒似的。

這些女郎們窘迫而寂默了。安娜素首先鼓起勇氣說話。「啊，不，先生！」她說「你誤會了。這里並沒有什麼意外的事。不過我們偶然談到強徒罷了，因為蜜蜂逐迫我們的女友——難得你恰巧來，那多事的昆虫飛去了！」

「無任賀喜！」國王說着來沙恭達羅面前鞠躬致禮，她是站在他的前面，眼睫低垂着：

「她得歡迎這樣尊貴的異鄉客人已經是可賀了。」安娜素留心着。她回轉頭對她的女友說：「沙恭達羅，你還不去涼亭那邊搬些高貴的飲料和果子麼？這些水已儘够供佳賓灌足了。……」

「啊，不，」國王打斷她的說話：「你的懇懇的談話已夠盡你東道的情誼了。」

「那末，請同我們坐一刻罷！請坐那邊的椅子上！那是在愉快的樹蔭下，正好休息呢。」

他們坐下了。沙恭達羅無精打彩地搬着坐位，好像心裏正在想着什麼很重要的事情似的。當她開始看見這個異鄉客人時，她心頭立刻得獲很奇怪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停留着和擾亂着她的心頭。

國王寵愛地細看着她們，好像她們的年紀都是相同似的，而且亦有同等的美麗啊。

那些女友再想：這個異鄉客人是誰呢？樣子像是很尊貴

似。安娜素提起了勇氣問他的姓名，問他從那里來，來這里幹什麼事。但他不能實說他就是國王，所以他祇得扯一回謊了。

『尊貴的小姐，』他說，『我是保羅的兒子委任的裁判官，我來這里巡視看是不是沒人阻礙那神聖的齋醮。』

『如此，這隱村的碩德的居士是站在那週密的保護底下了！』安娜素注意說着。那個近於碩德居士的沙恭達羅，她垂下她的眼睛去。

『我能問你些事情麼？』哆斯耶達對兩個女友說。『可敬的迦諾華既已踐其永遠保持其童貞的誓了，那末，爲什麼有你這女友做他的女兒呢？』

『啊！先生，請你聽者！』安娜素說：『聖迦諾華不過是她的義父吧了。他的由來是聖隱士迦斯迦所生的。當迦斯迦在苦迷苦澀苦心修行的時候，那天神們恐怕他的法行超於天律之外，對於他們（天神們）發生危險，所以他們特送梵天仙女『亞伯沙拉，默那加』來誘惑他了，而且……』

她突然靜默了。她顯然是恥於述那聖人的破戒事情。但那國王已推知了。

『然則她是天女的女兒了。不知那閃電可曾從地中霹靂而起否？但現在我還要問關於她的多少事情呢……』

莎恭達羅把手指威嚇着她的女友。可是安娜素只是笑。

『你儘管問吧！』摩連達達說。『隱居的女郎誰也有權利去問她呢。』

『你的女友是要保持她的處女之誇，迄於出嫁呢？還是要直到老死，終生優遊林泉與麋鹿爲伍呢？她的尊人的眼光，亦和她一樣麼？』

『先生』擘連娃達答道。『她這處女沒有一定的願望，不過聽父親要叫她嫁給相當的少年呢。』

喀斯耶達的面飛遍那喜悅之光。因此，他便存着獲得這個可愛的女郎的愛情的希望了。

但是莎恭達羅好像因她的女友把她的事情告訴這個異鄉人而發怒似的。

『我要走開！』她說。

『爲什麼呢？』安娜素問。

『爲了要報告可敬的吉靈迷去。——她是女隱士而且是莎恭達羅的義母——關於你和這位先生說的，那些事情。』

『啊！莎恭達羅！』安娜素低聲說。『你不要固執的失禮的走開去，對我們的佳賓失敬罷。』

『爲什麼失敬呢？』莎恭達羅固執地說。

『然則你走過那剛才灌過水的兩株樹那邊去罷！』擘連娃達說，『祇是你走到那邊以後，你必須得我的同意，你才能走開呢！』但這祇是她遁辭的話。

『啊，不！』國王說。『你不見那纖美的女郎已經十分疲倦了麼！所以，我要付給她以罪過的代價了！』他於是從指間脫下戒指來遞給她。

但當她們讀戒指中雕刻的字的時侯，女郎們是多未向驚

駭啊！她們，呆呆地互相視。

『啊，』摩斯耶達說着，留心着她們的困難情形，『不要以為這戒指的主人便是我，其實我不是啊！牠是國王贈給我的！』他的語句有兩重的意義，但女郎們都不注意及。

『先生，因為你的許可，』孛連娃說，『她便去自由幹她的工作了！』

「你那有給我自由或拘束的能力呢？」莎恭達羅不顧什麼的說了。她真的有些發怒了。對於這個異鄉人，她雖然在傍邊常常注視着他，而且當他開始談及她的女友和她自己的事的時候，她常常立即轉回她的耳朵去聽他的話。

在這瞬間，聽見高聲的訴苦：「唉，這些羚羊！救救這聖林的獸類吧！國王摩斯耶達在這鄰近狩獵呢。唉唉！」接着很大的嘈雜聲送到他們的耳朵來。

他們的談話於是被阻止了。

「他們實在是我的僕從，他們正在尋找我呢」，國王想「他們來擾動這聖地的安靜了。他便對這些女郎們說：「請你們走入你們的樹亭裏罷！不要怕！我担保這聖地決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我要回去了。」

她們走開了。孛連娃達和安娜素做一起走在前面，莎恭達羅則緩緩的跟在她們的後面。

『啊！我傷了我英尺了！』她忽然的喊起來回頭後望。但是她的足完全不傷，為的還要端詳這個異鄉客人，於是她就祇得說出謊話來和走在前面女友的後邊了，——這個相貌

堂堂的男子，已經在她的腦海裏印下了深刻的印像了。

第二章

廢 獵

倏 斯那達私心不住地幻想着，僕從們走到聖地的鄰近來。馬蹄高高的揚起塵埃，撒在這隱秘的樹上和那交織的樹枝上，好似那羣集的飛蝗羣臥在太陽光底下似的。象爲嘈雜聲所驚動了，奔入那小林裏去，把牠的體重力觸那幼稚的樹，一個象牙深插入樹幹裏，牠的四足爲葛蘿藤所纏繞了，於是牠成爲春蠶的自縛了。羚羊四散奔開去了。

他尋見他的隨從了，哆斯耶達立即吩咐停止行獵。『我們發見這里接近隱秘了！』他對他的隊長說。『我們放開那自適地在湖面用牠的角拍水洗浴的水牛吧。我們放開那一羣在

樹陰下亂奔的被壓迫的羚羊吧。我們不要驚動那一羣安靜地在咀嚼草根的野豬吧。我們同時休息我們的弓矢和緩弛我們的筋肉吧！』

『我王陛下是多末歡喜啊！』隊長答。

『好，去喚前面追逐羚羊的人們回來罷！吩咐我們的兵士，叫他們立即停止打獵，不要觸起聖隱士的怒。』

『敬遵王旨！』

他的衛兵——幾個希臘的女人，她們的手裏還拿着弓矢在頭頂瞄準去射那野花朵——他吩咐她們換下獵服來。

他所信任的滑稽家，一個婆羅門，從路邊走近來了，和他同坐在茂林陰翳的蔭影下的凳子上，他就把他這瞬間充滿他腦裏的思想和他的心頭的事情和他談談。

『馬達威耶』他開始說，『我的真正的眼福還不會對你公開，你還不曾看見那值得一看和值得贊美的東西呢。』

『啊，我相信我已看過了！』婆羅門答。『我已看見你了！』

『真的，無論誰都諛諛然贊許着自己，可是我是指莎恭達羅——那隱村的明星！』

『你相信你准許那隱居的女郎做你的王后麼？』

『差着，朋友！那聖人的女兒是梵天的仙女所生的，她——莎恭達羅被棄置了，終為迦諾華所拾得。這好像一朵最纖美芬芳的花墮落在那平常的無味的積薪上一樣。』

『你的愛慾，老實說，有些侮辱着你後宮的美女呢。』

『你是沒有看見她。——她是一朵花，她的芬芳沒人嗅過，她的花，沒人攀折過，——真珠沒人穿孔過，——新鮮的甜蜜，還沒曾被人嘗味過。但是，唉！我不知道那一個幸福的人兒能夠享受着她！』

這個婆羅門開始笑了。

『喂，快救他罷！不要使他爲那牛山濯濯的禿頭惡僧所收穫去罷！』

『那些隱士中有幾個認識我，我應該怎樣托言再去聖地走一遭去探明底蘊呢？』

這個婆羅門在深思着。

正在這瞬間，國王的侍衛忽然來在他們面前了。

『你勝利了，啊！首領！』他對國王致敬。『在那廣場的門口兩個年少隱士正等着呢。』(譯者按：『勝利』是一種敬禮語。)

『引導他們進來見我罷！』哆斯耶達吩咐着。

『勝利了，啊，我王！』兩個少年人說着走到國王的面前來，獻上許多菓子給國王。『康健和祝福！隱村的居民開始曉得你——我王和衛隊來這里。他們要求……………』

『他們要求什麼事呢？』

『我們可敬的大師迦諾華離開了這里，那鬼靈們就要阻礙我們的齋醮了。因此，敢請你法力高妙的先生，借你的御者爲了保護這個隱村而暫留幾夜罷！』

國王歡喜地允諾了，於是他們就回歸去。並遣去他的侍

衛之後，召那御者和搬來了弓矢。

『沒有一件事比這次的訪謁更適合的心事的！』婆羅門笑着說。

『你不願去看莎恭達羅麼？』國王問。

『是的，我願意；但是現在——聽見了那鬼靈的事情——我已不大高興了。』

國王的侍衛又來了，他是來報告那國王的車已經預備好了，同時他報告國王說：國王的母親遣使來要請國王回去參加祭節的盛典，因為她要完結她的許願的齋戒，所以祭節已經安排好了四天了。

摩斯耶達於是感到困難了。他要從那一樣好呢？一方面是要去訪謁隱士和再去看那個迷惑他的心的美麗的女郎；別一方面是他母親的命令。結果他決定留駐了，並派代表——他所信任的人——滑稽家——婆羅門去參加他母親所籌備的祭典。

『亦真亦相信我恐怕那鬼靈麼？』馬達或耶開始笑着說。

『人們如何會相信你這些事呢？』

『那末好的，我要走了，但是國王的弱弟主張要叫隨從們同回呢』

『我想，我們必須避開那隱村的騷擾，所以我吩咐全體隨從者立即跟着你去出發。』

『是的 是的！』這個滑稽家高聲地笑着说。『我現在已經做着代理國王了！』也於是告別。

但是喀斯耶達恐怕這個滑稽家會在朝廷中來抗拒他的新的愛情。於是他握着他的手說『朋友，我之暫留於此，祇是因爲敬禮聖人。我前說的那個女隱士莎恭達羅，我所鍾情的那個，那不過是一個笑話罷了，這個你是能够明白的。你試想，我是國王，那個不知道愛情爲何物的女郎，她是無拘無束地生長着，她的腦筋正和羚羊一樣不懂禮節呢。』

『我明白了！』婆羅門答着走開了。

第三章

訴 情

殷月正緩緩地東升在那半天，照耀在這隱村晚寂的小林上。牠的光芒和那馬里連河的橫流着的像大銀綫般的波濤相接吻着。一那波濤正低聲地玄妙地飛濺着流經這個聖地——那滿蓋着白雪的希馬拉耶山的峯巔所遠遠地請安的聖地。

在那馬里連河的岸邊，那「哈士丁拿布拉」國王正在散步着，他忽而低頭深思呆望着大地，忽而舉頭望皎月，好像要把秘密質問這中天的冰壙，忽而雙睛望向那月光所照的河面的銀樣似的水。他不是在想麼，那溫柔的月光好像在面上繪畫着一個嬌麗的丹青——那美麗的王后的丹青，而且把最

華麗的王宮做背景。但是她明明是生活在這遺世獨立的隱村中呢。哆斯耶毫希望着在這河岸遇見那個在花園中見過的美處女；這河岸他知道她常和她的女友來這裡散步的。可是他今晚不能尋見她，日間也尋她不見。祇在那第三天。當他再來馬里連河岸附近散步的時候，他在沙磧上發見她的足跡。那是在一個很晏的下午。但是太陽光還是酷熱，雖然在這河邊不住地吹着涼爽的微風和散送着花香。

真的，莎恭達羅已經在那滿攀着葛蘿的樹亭裡了。她在那兒臥在一張軟床上。她的女友們把許多的香花替她安置在這樹亭中央的石桌上。她面現病容，她對在她旁邊用葵葉扇替她扇風的女友說她是患日射病。但她們不以爲然。是的，她們所料的是不錯的。

『安娜素』孳連娃達悄悄的耳語着，『你想什麼事呢？當那國王——賢人來這裡以後，我彷彿覺得莎恭達羅在長吁短嘆。』

『是的，我亦彷彿覺得這樣呢！』安娜素悄悄地回答着。『我要冒險去問她！』她回轉身來高聲地對那病女說：『親愛的莎恭達羅，我要問你些事情呢。你是真的患着很重大的病痛了。』

『親愛的！你要說的是什麼事情呢？』莎恭達羅答着，她枕在那花床上笑頭微微擡起來了。

『最親愛的莎恭達羅！老實說，我們倆都不曉得愛情是什麼東西。但我們所要說的是，我們近來看見你的舉動，正

像人們所讀的古代童話中所說的那種墮入情網的那種行動和境界一樣。請你對我們說你的熱病的起因！假如人們不曉得病人痛苦的所在，那就很難醫治得好的。」

莎恭達羅忽然太息了。女友們看她這個樣子，心裡很矜憐她。她真的有病容了。她的雙頰，已經瘦削下去，她的胸前已經萎縮了。在這近幾天來，她的軀體已消瘦得多了，她的雙頰亦蒼白得多了。

「安靜地告訴我罷！」安娜素勸勉着說：「那樣便能够分開一半的痛苦罷。」

「是的，我把牠告訴你是最好的了。當我的雙眼看見他以後……當那隱村的保護者，那國王賢人行近我身邊的時候……因為他的嘆惜，所以我便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彷彿他在你面前亦喚起了同樣的情緒！」壁蓮娃達注視着。「他這幾日來亦是面現病容呢。但是這件事情要怎樣辦才好呢？」她輕輕地想着。

「我想得了。」她忽然的說，「我們來寫情書給他罷！我們把牠藏匿在花朵中，然後我把花送給他，正如送給他以供齋的聖花一樣。」神聖的齋醮前的供花，人們照例敬禮過之後，就把這花贈給他的朋友，就是搬運幸福的象徵。

「美妙的巧計，真使我快活呢！」安娜素同意了。「但是我的親愛的莎恭達羅以為如何呢？」

「敢不唯命是從，不過要悄靜點才好。」迦諾華的女兒答着，她開始微微地笑了。「但是我的心在恐怕和震顫，不知

道我的愛情會被他所拒絕否。」

『不要妄自菲薄罷！』

莎恭達羅起坐在那花床上了，微微的在沉思着。『我已經想出一首小詩了！』她忽然的喊着，『但是可惜這里沒有文具。』

『請用你用指爪寫在這葵葉上罷！』擘連娃達勸告着她。莎恭達羅於是這樣做了。

『喂，你寫什麼東西呢？』擘連娃達好奇的問着。『我們沒有知道的牠權利嗎？』

『可以的，現在你聽着：

妾未知郎忱；

方寸苦已深！

脈脈情何限？

愛燄已炙心！

她幾乎未念完，當男人的聲音驚動了她們時。她們看一看，才知道這就是國王，他剛剛走入這樹亭裏來，而且他已經聽莎恭達羅的詩句了。

『優美的你，』他轉身對莎恭達羅說，『你祇是爲火燄所燃燒；但是我啊，我是被烈火的熾熱所銷鎔了。』

『對你致敬，願你心願早遂！』安娜素和擘連娃達歡悅地叫着，莎恭達羅試要起身起坐了。

『啊！請你不要過興奮罷！』國王說。『你必須保重你的

病體！』

『啊！高貴的保護人！』擘連娃達轉身對國王說，『我女友的愛情，鼓勵我說起那很冒昧的事情。』

『你雖然不說，我亦已多多的懺悔領悟了！』國王說。

『我所要說的祇是：你國王有替你統治下的不幸者排開愁悶的義務。』

『爲了我，其他更高的義務便不能存在了。』

『喂！』現在擘連娃達勇敢地說，『愛情的靈神，已把你和我們的女友結合一體了。所以，請你幫助她，而且做她的生命的依靠者罷！』

『可愛的處女！我們的情愛是彼此交互的，我已經圓滿地幸福了。』

『爲什麼你還在擾動國王呢？』莎恭達羅說着轉身對擘連娃達說，『你看他已十分憂鬱了，因爲他在宮庭中投散他的妻妾們呢！』

『美人啊！』國王對她答道，『假如你這樣來裁判我的心！我那不識其他愛情的心，是不對的！我的心第一次已被愛神的劍所創傷了，第二次又將被你創傷了。』

『唔，是的』安娜素留心着，『誰也都已想到國王有許多寵妻的。』

『可愛的處女，爲什麼要多嘴呢？我爲宮庭中有許多女人是實在的；但是我國王的種族的存在祇有兩個柱石：海樣闊的土地和在這裏的你們的女友。』（照印度的信仰說，土地

就是國王的妻)

在這一瞬間，擘連娃達的眼光忽射到人們視線不到的地方去。

『安娜素！』她忽然嚷着。『你看那小羚羊失了牠的母親了！我們去引導牠罷！』

但是這祇是她的扯謊，爲了要捨置莎恭達羅單獨和國王做一起。

『聽著！』迦諾華的女兒隨後喊着。『我是沒人看護啊，請你們中一人回來罷！』

『啊，他要留在你身邊了——這個土地的保護人！』擘連娃達笑着答道：『你無須害怕呀。』於是她們迅速地走開去了。

『真的，你是一切花中最嬌愛的一個！』國王說。『你爲什麼要害怕呢？在你身邊的我，不是你的信徒麼？要我把水仙花瓣替你扇風恢復鮮空氣麼？抑或請你放你的纖美的雙足在我膝上，待我來撫摸牠麼？或者什麼事情合你意的？』

『我的天帝啊！請救我罷，我對國王陛下這種敬意是犯罪啊！』莎恭達羅回答着要起身走開了。可是國王已經按住了她。

『在這樣的境界裡和在這酷熱的天氣，雖說是漸漸接近黃昏，但爲如何可以離開你的花床呢？』他說。『你一定要留在這裡！』

但是她截斬地拒絕了。『保羅的苗裔啊』她說。『不要接

觸我！真的，愛情已使我痛苦了。但是！我沒權利去處置我自己。」

『小胆的女人！不要驚動你的爸爸！那可敬的老人，是曉得法律和法學，他一定不視這樣的事情是犯罪的。你要知道法律是許可互相戀愛的人們是無須拘拘常禮的，只要是自己選擇的丈夫許可的。正如那索馨花之自由選擇芒果樹做她的夫婿一樣。』

『放開我罷！』莎恭達羅嚷着。『我至少要疑問我的女友們的忠言！』

『是的，立即去罷！，但是在你未去之前，請允許我嘗嘗你芳唇上的甘露，我的美人！』他試要吻她。終於把她的面龐微微舉起了，但是她把她手指掩在垂下的芳唇上，他不能吻她了。

女友們的聲音在外面響了。

『亦迦沙爾迦母鷄啊，和你的愛人告別了罷。夜之神降臨了。』

照民衆的信仰 迦沙爾迦家鷄的配偶，日間就和陸地做一起居住，但在夜間他們就各自居住，繼之以咀咒。莎恭達羅明白了這個警告的意思；她的義母吉達迷來尋她的女兒。

『快快地，保羅的驕子！』莎恭達羅驚駭地說。『可敬的吉達迷來這裡了，你去隱伏在那小樹的後面罷！』

『小女兒，你的熱病現在退了嗎？』母親問着走入樹亭裏來了。

『我已好的多了，』莎恭達羅答。

『這些聖水保佑你的熱病快癒！』吉達迷說着，把那聖水灑在她身上。

『但是現在太陽已經西沉了，我們回家裏去罷！』

第四章

離鄉

莎恭達羅坐在她茅舍的家中，雙眼眈眈在幻想着。現在他離開這里了。幾天來無瑕的幸福已成過去了。他們已經是照那自由選擇的手續結成夫婦了，正如國王哆斯耶達在那酷熱的晚間對她提議的那樣辦法。她能够替自己找出這一個比個尊貴的夫婿更合意的人麼？真的，她現在已是全世界中最幸福的女人了！但是現在他是離開這里了！那大規模的齋醮已經完結了，人們不再需要國王的保護了，因為幽靈和魔鬼已經不能來騷擾他們了。因此，他就回他的家裏去了。此刻他已回到他的王宮和宮庭中的女人相見麼？他對她的真誠果能長存麼？果須待義父的

同意，她才能去尋他麼？

他臨別時對他是怎樣的說啊，他怎樣脫下刊着他的名字的戒指給她套在指上啊？『你把我戒指中所刊着的我的名字的字母，每天一個的數下去！我愛啊！當你數到末一個字母的時候，我就遣使來迎接你入我的宮庭！』

她現在擁抱和撫摸這只戒指了。還有兩個字留着沒有數呢。祇有兩天了，國王——她心愛的丈夫就要遣使來迎接她回哈士丁拿布拉圖的王宮去。……

外面有人叫着。『我在這裡，開門啦！』

但是莎恭達羅太沉湎於她的思想了。她不注意到這個呼聲。門外的聲音重嚷着：『我在這裡啊——隱舍的人的耳朵聾了嗎？』

沒有回答。莎恭達羅不聽見。

『我！杜爾華沙在這裡啊！』又是門外嚷着的聲音。但還沒有聽見回答，這個聲音不耐煩地繼續說：『苦難女啊，你款待你的賓客就是這樣嗎？』

莎恭達羅的女友們爲了要供獻神明，在小林裏採集花朵。現在她們聽見這個暴怒的呼聲，於是迅速地走近來了，杜爾華沙是一個著名的隱士和聖人。但他亦著名的易動怒的人。所以人們必須快快地去奉承他。

他站在這裡，伸着他多骨的拳頭指着莎恭達羅的茅屋。

『你慢忽我這個法力高妙的賓客，因有你全都想着你的愛人以至縈諸夢寐。但是，喂，你這樣的慢忽我這偉大的賢

人，你這樣將要被你的國王——愛人所忘記了！他正如醉漢一樣，忘記他前所說的是什麼！』

他這樣說着立即轉身離開這隱舍了。

『啊啊，大蠢人咀咒她了！』安娜素忽然叫着。

『我試去安慰他！』擘連娃達說着追這隱士去了。不久她便回來。

『他真是一個固執的人！』她報告着說。『他不願回來了。我求着他至少他要原諒莎恭達羅的疎忽，因為她的失禮還是第一次呢，可是他答說：我的話已經說出了；但是這件紀念的裝飾品如果尋得的時候，這個咀咒自然可以取消。』

『這事我們用不着恐怕了。』安娜素說。『國王給莎恭達羅的紀念戒指中正刊着國王的名字呢。所以這個紀念品，正是取消咀咒的一個好方法。』

但是她們精細地決定不把這事情對莎恭達羅說，她剛剛從茅屋裏出來，心中別無所想，祇是沉溺在相思中罷了！

第 五 章

忘 盟

幾天過去了。幾星期過了去，人人都在等着聖叟迦諾華，獨有一人在歎息地等着國王的佳音。聖叟迦諾華回來了；但是哆斯耶達的驛使還沒有來，而且他的隴梅亦莫寄了。

『真的，這事是杜爾華沙的咀咒的結果了，』安娜素這樣想。『大概必須差人把這戒指送給國王了，但是要託誰送去呢？這時莎恭達羅開始知道她將做母親了。怎樣辦呢？』

在這一瞬間，攀連娃達異常興奮地走來她這裏了，『快些，我的女友，』她嚷着。『你快些去和莎恭達羅祝福和握別罷！』

她於是把她幾乎不能聽見的聲音告訴那聖迦諾華對於莎恭達羅選擇嫁給哆斯耶達的事情。她說他親向他的女兒致賀，她又說他決定立即就送她去還她的丈夫。她又說他在一羣隱士的同伴中間，選出莎爾迦拉華任引導之職……

這些良善的女郎們爲了女友的幸福而歡喜無量，但是別離的情感壓迫上她們的心頭了。她們從聖地和芳草中做就那羚羊胆汁的敷塗料來——相傳這種敷塗料能搬熱人們以幸福——她們做就之後即速送來給她的女友了。她們遇着她時，她已全身沐浴清淨，坐在那羣女隱士們的椅中央了。那些女隱士們致賀她和把穀粒送給她。

『小女兒啊！』女隱士們中一個說：『我叫你做皇后吧！願你的丈夫尊敬你！——愛女啊，願你做英雄的母親！』另外一個說。她們走開了。

隨後女友們就來替你預備起程了：她把那拿來敷塗料——幸福敷塗了，自足至首都裝飾了。

她的義母聖吉達迷隨後來了。爲要祝福和賀喜她，當迦諾華來唸那莊嚴的咒語時，她們在公共的聖供燈周圍繞走的儀式亦告終了。迦諾華表明他的志願，說他願把他的熱情的蒸氣滌淨莎恭達羅的靈魂。

最難堪的是這全隱村的女友及父親的別離的滋味，而在她呢，她幾乎覺得一切的花木和一切的小獸類都有依依不捨之感。她的母親必須和這一隊旅隊們伴着她去。

『這里這只母羚羊，我是多末愛牠啊！』莎恭達羅說着抱

着這只柔順的獸類。『牠是懷孕了。將來牠平安地生產後請去告知我罷！』

莎爾迦拉華指導着這旅隊向哈士丁拿布拉進發了。迦諾華爲了她丈夫的關係諄諄勸話着，互相擁抱着，垂淚着，鼓勵着，——莎恭達羅終於離開這個地方了，離開她童年所釣遊之地，那最安適最甜美的生活的時代了。杜鵑在她後面不住地哀啼着，正在對她行送別禮呢。

第六章 憶 舊

杜爾華沙的咀咒居然顯示着牠的惡果了。國王哆斯耶達回來在他哈士丁拿布拉國的王宮中，已經不想及那個幾天前他以為在世界中最可愛最值得注意的獵品的女郎了。他的心完全為國事和他那些妬寵負恃爭妍取憐的女人們的娛樂所占據去了。

這是第一次，當他聽見哈莎伯直迦——他的許多的妻中之一，她近來因為她的情敵華殊瑪忒而覺得國王對她有些冷淡了——的歌聲，國王驟然感覺到強烈的嘆息，好像他失掉了他鍾愛的人似的。這首歌是在訴苦那所愛的人忘記了她——歌女，這一句「芒果樹上茁着嫩芽，」就是象徵那接受接吻

——表示他的愛情的接吻；因為那嫩芽是要吸新鮮的液汁和居住在葵花的中心，所以這歌女問，牠在這屋裡不怕麼，它在那里覺得他自己的幸福麼？

但是一個侍衛立刻來報告迦諾華的專使們——一隊的隱士來朝見他，他想不出他們來拜見是什麼因緣。可是什麼壞人去騷擾他們的修行麼？他們可是來訴苦什麼？可是有人去迫害隱村的牲畜麼？

他就命他的女閹人引導他去齋場的高台去，在那邊迎接着聖賓們，因為這個高臺正剛剛掃洗過而有莊嚴的樣子的。搾乳牛正在祭壇附近吃草。

這時迦諾華的專使們已被侍衛和宮僧引導來在國王面前了。當他們入城的時候，他們為繁華所驚呆了，看那熙來攘往的如雲似的人民，看那華麗的服飾，他們都是見所未見的尤其使他們驚異的：是那宮庭的壯麗豪華。

『我彷彿好像那充滿着人的宮庭為金碧的輝煌所吞了！』
莎爾迦拉華注視了對別一個隱士說。

『是的』別一個隱士表同情的說。『我們走入城中，立刻就有這種感覺。我亦看見這裡的貪于逸樂的人們，好像新浴者之見垢膩者；清潔者之見骯髒者，有如行動自由者之見囚俘一樣！』

『啊，我面幕下的右眼為什麼亂跳呢？』莎恭達羅忽然的嚷着。『那是什麼預兆呢？』

『上天佑你！』伴着她的義母吉達迷，和這旅隊的人答

道。

『這個女人是誰呢？』國王自問着。當他開始看見莎恭達羅時。『面幕把她的容貌的嬌媚掩蓋掉了。雖然她在這一羣隱士中好像嫩芽之在黃葉中間一樣地可愛；但是別人的妻室，誰也不能窺她啊！』

『我王勝利！』隱士們齊聲呼着走近國王的面前了。

『謹向諸位致禮！』多斯耶達溫存地回答。『聖隱士們的修行可順適地成功麼？可敬的聖迦諾華可康健幸福麼？』

『當陛下做我們的保護人時，那里會有人阻礙我們的功課呢？』隱士們答：『陛下於我們，正如黑夜間升起的日輪！至於迦諾華那功行圓滿的賢人呢，他自己會搬運幸福的。』

『賢人要吩咐我什麼事麼？』王說。

『他要通知你的，亦是我對你表同情的歡喜的，他要完成你倆相互間的志願，他要把他的女兒嫁給你了。這樣我為什麼不向你賀喜呢？你是位列九五的至尊，而莎恭達羅呢，她是賢慧仁淑，同是天地之精英，男歡女愛的結合做一起，這真是造化的巧合呢。所以請你迎接她罷，因為她將要做母親了，爲了要盡你的普通的夫德，所以要來你的屋裏。』

國王多斯耶達相信他是聽錯了。『你要求我什麼事呀？』他忽然叫着。

『我們要求你什麼事麼？』莎爾迦拉華帶驚的又說。『喂你內心確能料到這件事呢！那遺嫁的女人——她是最有賢德的——當她曉得她祇在她親族們的屋中時，她狐疑了。』因爲

她的親族願她留在她丈夫的身邊呢。」

『我，你相信誰要把這位夫人遣嫁呢？』

『啊我的心！』莎恭達羅喊着：『你的可怕的幻想成爲事實了！』

『啊！』莎爾迦拉華對國王說，『你懺悔你的行爲麼，你現在疎忽了權利和義務麼？』

國王開始發怒了。『這簡直是侮辱！』他叫着。

『小女兒啊，』吉達迷說，『這裡可以暫忘恥感罷——我來拿開你的面幕，使國王再認識你罷！』

哆斯耶達仔細地看這個一無障蔽的面勝，牠是超美賢的。但是他不記得他和這女郎歡會的時候了。『我不識牠！』他證實的說。『我完全不知道和她結婚的事。』

『不行！』莎爾迦拉華說：『你劫奪他女兒的處女之誇，迦諾華已經饒恕你這種侮辱了。你現在還要侮辱他麼？除了他，誰會把你盜竊他的東西來贈送你呢？』

『請停止！』莎恭達羅打斷他的話說。『我自己對他說罷——我的可敬的夫……不，你現在懷疑這重婚姻，那末，我就不能這樣稱呼你了！保羅的兒子啊，真的，你在聖地把山盟海誓盡惑我，過後你又負誓背盟，這是不合禮的事情啊！』

『天啊，來阻止這事罷！』國王答。『你爲什麼立志來污損我的家族的名譽呢？』

『哦，你實在是具有這種行爲的，因爲你想我是別人的妻

，所以你便不相信了！現在你看吧，看你所送給我的這只戒指吧！」

當她的手指要去脫下戒指的時候，但是，不好了，牠已經失落去了！

『真的，你在旅行的時間內失落了牠，』吉達迷說，『當你在莎克拉瓦特拉(巡香的地方)呈獻聖水給因得拉的妻莎齊的時候就失了！』

國王開始笑了，在想那僅有的僞言的老婦的話了。

『命運證明他的權力了！』莎恭達羅訴苦地說。『但我來把當日的一段故事講給你聽，那段故事你是會回憶得起的！』

她於是對他說了這段故事了：有一次國王把水給小羚羊吃，但是牠不敢從他手中吃。當莎恭達羅水拿過手來，那小羚羊立即就走來吃了。但是這些事哆斯耶達忘記了。

那時莎恭達羅把她的翠袖掩着面膀，按着她的心在哭泣。

末後隱士中一個名叫沙拉道瓦達的說：『這事無須再討論了，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的大師的委託了，所以，我們走回家去罷！啊，國王，你的妻在這裡了，你要驅逐她或是迎接她，那就由你主意了！吉達米，莎爾迦拉畢，我們走開罷！』

『啊』莎恭達羅喊着，『這個人真使我莫明其妙了，現在你又把我遺棄在那苦痛之中了！』她跟着她們走了。

吉達迷停步了。但是莎爾迦泣聲含着怒意哭喊着：『莎恭達羅，請停留罷！假如你曉得你的良心能潔白無瑕時，丈夫當然會接你入他的宮中以盡你的奴道！吾們其餘的人走開罷！』她們繼續趕路了，莎恭達羅倒在地上悲哭和訴苦了。

國王轉身對他的宮僧說：『請你指示我應該怎樣做！』

最好她留在我們的屋裏，直至她生產了。』這個僧侶勸告他說。『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你知道賢人們對你立下了一個預言，說你將來產生的第一個兒子，指定要統治宇宙的。假如將來這個聖迦諾華的孫子世時有統治世界的預兆，那末，就歡迎這個母親，和引她來住在你的家裏！否則，她就必須回她父親那里去。』

『我的靈魂的指導者，就照你這樣辦罷！』國王同意了。

『跟着我去，好孩子！』這個僧侶轉身對莎恭達羅說，把她從地上扶起來了。

她東倒西歪了。『神聖的土地啊，爲我裂開着罷！』她哭着：一步懶似一步的跟着這個僧侶去了。

摩斯耶達祇自己獨留在這里。他深思着剛才這一幕奇異的活劇。不久那個僧侶回來了。

『啊！我王，我遇到奇異的靈蹟了！』他說。『剛才我引開這個異鄉的夫人時，忽然無電而閃電，從地中現出女幽靈的模樣來，走近那天堂的處女們的聖水那邊去。』

『可敬的人啊！』國王回答。『不要在這件事上建築起幻想來罷！』但是他自己已經是惶惑莫定了。

『我王勝利！』這個僧侶說着走開了。

哆斯耶達懶懶地轉身走向他的臥室中去了。強烈的疑惑虐待着他了。

第七章

重 圓

幾年過去了。有一天，一個貧窮的漁夫在莎克拉瓦特拉地方網得一尾鯉魚。剖開魚腹來，在裡面發見一只鑲着寶光閃爍的珠玉的美麗的戒指。當他拿這發見物去城市發賣的時候，有人把這戒指掠奪去，而且逮捕他投入監獄中去了。

警察長帶着這只戒指去謁見國王了，因為戒指上面鑄有哆斯耶達的名字。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把許多的代價贈給這個受驚的漁人。

警察長自己不十分明白這回事。當國王開始看見這只戒指時，他立刻動心了，密密的淚珠從他的兩頰滾下了。真的

，往事的回憶，一齊奔上他的心頭，他開始曉得他的行為是不常的。

沒人比這個漁夫更喜悅了，他既逃開了死滅，又得到許多的賞賜，他於喜悅之餘，招待捉他的差役同去酒肆歡飲了幾瓶白蘭地酒去了。

但是那懺悔與沈痛壓迫了國王了。『啊！啊！』他忽叫着。『這事是千真萬確的，我好久以前已經和莎恭達羅祕密結婚了；但狂妄的我竟逐出她了！』

在他的大痛苦中，他禁止了一切的娛樂，卸掉了一切的裝飾品，而且穿着喪服了。他終夜不能入睡，良心為可怕的責難正在虐待着他，他輾轉不寐，終夜徬徨，他的雙唇爲了嘆息而變蒼白了，他的雙眼爲了腦痛與失眠而變赤了。他在他的前面常常看見那個羚羊眼的女郎的幻象來了。他重新狂熱地戀愛她了。但是人海茫茫，芳蹤何處，兼葭秋水之間，伊人其宛在？他逐出她了，她現在在何處生活。祇有彼蒼知道罷了。他已經在迦落華的隱村探訪過了，但是那里沒有伊人的蹤跡，他祇有親手繪着她的丹青，聊慰渴慕於萬一罷了。

國王終日坐在他愛人的像前，憂懷莫解，國事亦無心料理了。爲什麼當她自己親來贈給他的時候，他不去迎接她呢？爲什麼，啊！爲什麼他要逐出她呢？他收悔已經太晚了。

還有別的痛心的事壓迫着國王摩斯耶達——這件事是關於王位的承繼的事情了。可是保羅族的血統將從此中斬麼？

『罪惡，三重的罪惡加在我身上了！』他悲哭了，『因為當幸福對我伸手時，我拒絕他了！我行見我的列代皇祖考妣的靈祀將與我這個不肖子孫同歸寂滅了。當我百年之後，叫誰向他們馨香致祭呢？』

後來他把狩獵和戰爭來排遣他的痛苦和憂悶了。他在大神「印特拉」INDRA 的寵佑之中，戰勝了素號無敵的巨人族了。他戰後歸來，來在隱村的附近了。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名字？』他問他的戰車的嚮導者。

『那是迦斯耶婆的隱村，他是大神勃拉瑪的孫，瑪里齊的兒子。』嚮導者答。

『奇怪的——為什麼我的臂會抽筋呢？幸福拒絕時，痛苦要來了！』

他望着這隱村的小林了。這樹林好像有什麼誘惑人的能力似的。這些樹，這些小湖，湖水為金黃的葵樹的落英染成赤褐色了。……真的，這地方祇能居住着聖男和聖女。咦，誰的聲音送到我耳朵裡來呢？這地方誰說出責罵的聲音來：『不要執拗罷，捨開這只獸畜罷！』他隨後即刻看見一個孩子，拖着一只小乳獅在後面，牠的頸毛在怒張着。兩個女隱士追着這小孩子叫他。

國王驟然看見這個孩子，他便湧起奇異的情緒來了。真的，他是在嘆惜着自己沒有兒子。

現在這個孩子站住了，把他的兩隻小手捉住獅子的上顎而且試要張開牠的大口。

『張開你的顎！』他嚷着。『我要數你的牙齒呢！』

『壞頑童，』女隱士中一個責罵他，『你爲什麼要虐待這獸？牠們亦是我們的朋友呢。聖男們叫你做「沙爾華達瑪拿」——戰勝一切者——真不錯呢。但是你要留心那母獅，你如不立刻放開她的兒子的時候，她就要來捉你了！』

『呸！』這個孩子笑着叫道。『我果然怕了！』他頑固地翹着他的唇。

『我的好孩子！』別一個女隱士用懇求的口氣說『放了這只獅子罷！我要給你很美麗的玩具啦！』

『玩具在那里呢？拿一個給我罷！』他伸出一隻小手來，同時另用一隻手緊捉着獅子。

『我立刻拿給你，——那是一隻美麗的孔雀泥偶！』女隱士說着走開去了，因爲她要去拿玩具來。

國王開始驚訝了。他看見什麼呢？當這孩子伸手的時候，他看見孩子的手指都滿佈着網紋——這就是統治世界者的記號。

留在這裏的一個女隱士，她張目四望。『那邊不是來了一個少年隱士麼？』她在自言自語。她開始看這個異鄉客人了，她對他說：『可敬的先生！你是要來放這只獅子麼？這個頑童虐待着牠，正在和牠玩耍呢。』

哆斯耶達走向前去，對這個孩子作親切的微笑。『啊，你是虔誠的隱居的孩子嗎？你爲什麼有這種違反聖地的莊嚴的舉動呢？』

『和善的先生，』這個女隱士注意着，『他不是隱士的後裔啊！』

『我早已想到了！』國王說着溫和地而又堅決地從這孩子手中放開獅來。

『奇怪了！』這個女隱士喊起來『雖是他不認識你，但他對你全不執拗。他是多末像你啊，先生！』

『他既不是隱士的後裔，究竟是誰的兒子呢？』國王好奇地問着撫摸着這個孩子。

『他是保羅的後裔。他的母親是天女的親族……』

梵天釋帝啊！女隱士說的幾個字，可是縈迴在國王的腦裏而寤寐求之不得者麼？

另一個女隱士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只泥偶的孔雀，『喂，沙爾華達瑪拿！』她對這個孩子說，『看罷，這只莎恭達（意即大鳥——梵文）合你意麼？』

但是這個孩子祇呆呆地看着這個對他好像很有興趣的異鄉客人的面膀，他聽了女隱士的話，便問她說：『你可是媽麼？』

『他真的誤解了，因為字面的相似（按：莎恭達與莎恭達羅僅差一音。）』這個女隱士說，『我問你，這只莎恭達——在這里，看罷！——這只孔雀合你意麼？』

『啊牠是多美麗啊！』這孩子喊着，現在他回轉他的視線來，和拿着那玩具。

『他的母親果是莎恭達羅麼？』國王想。

『來罷』一個女隱士對別一個說。『我們現在引這個孩子去尋莎恭達羅罷！你聽見麼，小頑童，我們要找你的媽媽去！』

『啊！是的！』這個孩子歡呼着，立刻捨掉他的玩具。『是的，找媽媽去！』

莎恭達羅——所說出的這個名字已經無疑了——就是她，愛人，好久要尋的愛人，而且這個孩子，這個『戰勝一切者』的孩子，原來就是他自己的兒子啊！他擁抱這個孩子。但孩子掙脫了：『放開我！我要去找我的媽媽！』

『親愛的兒子啊！』國王說。『你須伴我一齊去，我要對你的媽媽致禮啊！』

『啊，不，』孩子回答。『我的好爸爸是哆斯耶達，不是你！』

『他的抗議完全證明了！』國王想着，他幸福地微笑了。

當他們走進莎恭達羅的茅屋中的時候。國王立刻認識她了。莎恭達羅穿着墨水色的衣服，她的面勝因為了齋戒與修隱而細膩了。她的髮辮是用髮網籠束起來了。他雖然認識她；但這時她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的面貌比她更變化了。顏容已經蒼白了，而且給靈魂的重大苦痛所癘下了。

那孩子走近他的母親，指着這個異鄉客人對他母親說：『媽媽這個男人是誰呢？他擁抱着我，而且叫我做「小兒子」呢。』

莎恭達羅更注視這個異鄉客人了。她好像在搜尋她的記

憶似的，她好像在什麼地方會看見這個男人似的，可是哆斯耶達已經不能再忍住沉默了。

『我心愛的女人啊！』他懇求地說。『我真的對不住你呢，但事事都有幸福的結果。你能原諒我麼？』

『啊，我的心！』莎恭達羅開始呼着認識他了。『命運已經憐憫我了。是的，你是我的夫主！』

『我的愛人啊，矇昧的黑夜終於屈服於回憶的光明了。我的愛人啊！他說着在她面前跪下了，『請拋開你的痛苦罷！我的魂靈太盲目了。盲人之終於搖落他頭上的花冠，蛇亦料得到。』

『不要跪在我面前罷！』莎恭達羅說『但你從什麼時候才重新記憶我呢——啊，我看見什麼東西呢？你贈給我而我失落的戒指就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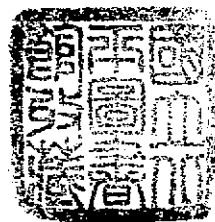
『是的，當我開始看見這只戒指，我就立刻回憶你起來了。但是那時已經太遲啊。你已走開了，沒人知道你去在什麼地方。現在請你收起這只戒指，表明我的誠意！』

『不，我已經不信任牠了。寧可你自己帶着牠罷！當我要把牠來說服我的夫主的時候，牠已不翼而飛了！』她因為歡喜與幸福而微笑地送還他了。

『我們報告聖迦諾華去！』國王申說道。『而且你，愛人啊，你將來偕我同隱於此好了。』

他們這樣辦了。就是神祇們亦慶賀他們。在象城的保羅族，統治印度的富國『哈士丁拿布拉』還很久，全國的居民都

是和善而安樂。



朱 名 區 編 著

汕 頭 市 一 小 學 校

學生略讀叢書目錄

1. 柴門霍甫評傳 (已出版)
2. 世界語史畧 (已付印)
3. 世界語運動的理論 (已付印)
4. 雪 女 (已出版)
5. 莎 恭 達 羅 (已出版)
6. 小 約 翰 (已付印)

直接贈送



出版者：汕頭市立第一小學校出版部
出版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初版冊數：1——1000
承印者：汕頭華僑合記印務公司承印